



实验艺术作品是以作者对所针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透彻洞见为基础的；而其针对性之所以生效，是与创作者对艺术本体的坚持密不可分的。

在当下的语境下，实验艺术家如何才能有效地进入问题，使实验艺术摆脱以往的仅作为表态的前卫性，避免一种站位式的姿态呈现，或者避免使实验艺术沦为点子化的智力游戏，从而使“再实验”真正成为可能？笔者认为，艺术家思维方式、创作观念以及艺术创作状态的变化是其关键所在。而对年轻艺术家“智性和意志”的“重申”，一方面是策展人对这群艺术家不同思维状态的强调，以区别于以往实验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对“智性”以及“意志”两者在中国当代艺术重要性的凸现。总体来讲，对“智性和意志”的坚持正是艺术家真正进入问题的两条有效途径。途径选择的正确最后导致了“再实验”的可能性。

知识如果丧失了最初生发时和既有问题的时效性连接，被理论化、系统化、经典化，就会丧失其原有的生动性、批判性，沦为一种模式，并成为构建意识形态的某种工具。

“知识”如此，其他诸如社会制度、纲常伦理、法律制度，也是如此。面对这些意识形态之网，“智性”题中之义的“智力”便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年青一代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与上一辈人不同的智慧与特质。最近的突出案例便是韩寒与范美忠。前者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入洞察、精辟分析；后者对于个人生存需求的坚持，对“装逼”人士的持续冷嘲热讽。如果去除道德伦理层面的苛求，只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确让人感觉到其基于自我思考之上的冷静质疑和反思。除此之外，韩寒在面对主流媒体封杀时的游刃有余，借助网络媒体的反击，体现出一个新时代年青人独立、聪明和自尊，而他进入四川灾区后所进行的务实援助，不得不让人佩服他处理问题的精细和有效。他们的出现应该使我们意识到，这代人中的一些人士已经超越了他们前辈的反叛哲学，他们能靠自己思维发现空洞之物的缝隙，进入问题之中，并作出务实有效的反击和解构。

梁硕的《臭美》、石玩玩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笑箫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等作品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特质。在这些艺术家看来，借助看似玩笑、轻松的创作方式，把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暴露，并将其置入一个被质疑的尴尬境地。并非只有悲愤才能成就讨伐之文，其实嬉笑怒骂皆可成为攻击佳篇。以往我们把反叛的姿态看得太重，但这种姿态类似“红光亮”的负片——“黑影暗”不见得就是对“红光亮”的有效否定，两者可能如出一辙，只是艺术家境遇不同，所导致的艺术风格以及创作结果不同而已。真正有效的批判是进入问题内部的策反，而非面对问题载体的叫嚣。